



克拉拉的战争

CLARA'S WAR

凯西·凯赛 (Kathy Kacer) 著
林达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克拉拉的战争

CLARA'S WAR

凯西·凯赛 著 林 达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拉拉的战争/(加)凯赛著；林达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1

书名原文：Clara's War

ISBN 7 - 5404 - 3174 - 1

I . 克... II . ①凯... ②林... III . 历史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429 号

Copyright © 2001 by Kathy Kacer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Second Story Press, Toronto, Ontario, Canada.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版权登记号：18 - 2003 - 157

克拉拉的战争 Clara's War

(“岁月”02)

作者：凯西·凯赛(Kathy Kacer)

译者：林 达

特约策划编辑：吴 彬

责任编辑：谢不周 周 实 李永平

整体设计：二虫奏·工作室

市场总监：张 辉

出版统筹：兄弟文化

E-mail: brother-culture@vip.sina.com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邮编：410014

社址：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开本：787 × 1092 1/20

印刷：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

印张：7.6

字数：108,000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定价：14.9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010 - 8447 - 8818

献词

纪念我已故的父亲，Arthur Kacer——
一个骄傲、温和、充满希望的人。

为我的孩子们，Gabi 和 Jake——愿他们
对一个爱与和平的世界有所贡献。

致 谢

如果没有 John Freund 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他本人就是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先是在特莱津,随后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慷慨地几次阅读这本书的草稿,帮助我确保此书有一个可靠的历史背景。他让我分享了许多他在特莱津生活的故事,还有他的照片和书籍。他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保存特莱津的历史记忆,并且帮助《布伦迪巴 (Brundibar)》这个歌剧存活下来。称他为我的朋友,实是一种荣耀。

我还要感谢 Helena Fine 和 Sheila Koffman 阅读我的手稿,并且提出意见。

我还从其他一些渠道,包括书籍中取得有关特莱津的信息。这些书有:《我们也是一样的孩子:Vedem, 特莱津男孩们办的秘密杂志》,Paul Wilson 编;以及《特莱西恩施塔特:一个纳粹为犹太人建立的城镇》,Vera Schiff 著。这些书对于这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Second Story Press 的 Margie Wolfe 给我很大帮助,她持续地支持我的写作。还要感谢 Terra Page, 为她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勤奋工作。

我最热烈地感谢 Sarah Siberstein Swartz, 她提供了无可估价的编辑方面的意见,以及她个人的鼓励和指点。

我永远感激我的丈夫和孩子, Ian Epstein, Gabi 和 Jake 的爱与支持。他们的热情和信念,是我写作的不尽的灵感来源。



前 言

1780 年,约瑟夫二世以他母亲玛利亚·特莱莎 (Maria Theresa) 的名字,命名了他刚刚建立的要塞。这是位于波希米亚山的一个小镇(后来被称为捷克斯洛伐克,即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在布拉格的西北边。捷克人把小镇叫做“特莱津”。要塞的建立,是为了针对北方的侵略者,防卫布拉格。可是,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德国军队就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包括特莱津的这块土地,也成了德占区的一部分。

1941 年 10 月,特莱津变成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那是被纳粹称为“Ghetto”、专为犹太人设立的集中居住区。建立它的目的,是在把犹太人转往奥斯威辛或其他死亡营之前,暂时安顿一下。国际社会曾经被误导,以为特莱津是希特勒送给犹太人的一一个“礼物”,是一个生活条件普遍良好、犹太人可以安全避开战时艰难的地方。纳粹打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宣传战,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于他们大规模谋杀犹太人的注意力。这个诡计十分成功。同时,被遣送到特莱津的准确人数,不同的数据报告略有出入。在那里死亡,或是分批被送往东方的劳动营或死亡营的捷克犹太人,大约是 97,000 名。其中 15,000 名是儿童。现在已经知道的,只有 132 名儿童幸存下来。特莱律的生存条件是骇人听闻的。

囚徒们生活在饥饿、疾病、过度拥挤和污秽之中，还始终生活在被送往东方死亡营的威胁下。每天宣布的规则，约束着囚徒们的生活。男人和女人是分开的，孩子们与自己的父母被分离开来。成人间的交往是被禁止的。写信也是被禁止的。囚徒假如违反这样那样的规定，可能会被殴打、绞死、或者遣送。

隔离营日常运作由纳粹指定的犹太元老理事会管理。他们组织各项工作的细节，食堂、保健、住宿等。他们还有一个可怕的任务，就是选定遣送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以便给几乎每天都有的、新到的犹太人腾出床位。这个理事会由巡逻在营区的捷克卫兵控制。营区的最高权威是纳粹司令部和他们的军队。虽然纳粹只是定期出现在特莱津，他们却威慑着所有的人。

在此如此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还是发生了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音乐、艺术、演剧，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在特莱津进行着。这些活动都是由几个天才的音乐家、画家，以及另外一些被关押在那里杰出的人所激发起来的。纳粹容许这些文化活动发生的原因，是想转移犹太人对自己命运的注意力。这些活动给这些囚徒带来一些虚假的希望，使他们感觉自己有可能幸存下来。另外，纳粹自己也欣赏这些文化表演，还会前来观赏。

这就是《克拉拉战争》一书展开的场景。对当时的年轻人，那是一个充满惧怕，始终感到前景不确定的地方。可是，在悲剧之外，有着信念和勇气。《克拉拉的战争》把恐怖和希望交织在一起，那正是特莱津的现实。

克拉拉的战争 目录

Clara's War

献词

致谢

前言 001

第一章	001	离家
第二章	007	搬家的日子
第三章	013	到达特莱津
第四章	019	女孩的宿舍
第五章	026	雅各布
第六章	031	第一个早晨
第七章	038	攻击
第八章	042	新来的
第九章	048	一个逃亡计划
第十章	054	特莱津的音乐
第十一章	058	面试
第十二章	063	宣布
第十三章	068	雅各布的会议
第十四章	072	排演
第十五章	077	妈妈

第十六章	082	生存的愿望
第十七章	088	首演之夜
第十八章	092	在《布伦迪巴》的阴影下
第十九章	096	新闻
第二十章	100	特莱津新面目
第二十一章	104	雅各布的机会
第二十二章	110	雅各布
第二十三章	115	操场之行
第二十四章	120	彼得
第二十五章	124	汉娜
第二十六章	128	再见了汉娜
第二十七章	130	新的开端
	132	尾声
	134	作者后记
	141	译后记



第一章

离家

克拉拉知道,从市中心走着回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她紧抓住弟弟的手臂,拉住他溜着街边走。

“快,彼得,我们得再走快点。”克拉拉好像一直有这样的责任,要照看她的小弟弟。一般来说,她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可像现在这种时候,彼得拖拖拉拉的,她真是每分钟都觉得恼火。爸爸妈妈让彼得跟着她去领新的食品券,这已经够糟的了。政府大楼在布拉格主街上,楼前排的队是那么长,可你又必须尽早地到前面去。因为总是会出现危险。士兵,或者是暴徒,经常寻衅找茬儿。这么多等着领票证的、排着队的犹太人,正是他们要找的目标。

“你们两个人一起去,总要好点,”爸爸说,“那样相互有个照应。”克拉拉就知道,这一来,她就得照看彼得。都有一百次了,克拉拉伸进口袋,以确认食品券还在那儿。这就是一家人的生命线了。在这年头,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宝贵。食品券上盖着当天的日期章,1943年3月12日,两个星期以内有效。然后,克拉拉就得再出来,再去排一趟队。没准,下次她可以悄悄溜出来,这样就可以不带彼得了。

“彼得，你要是再不快走，我可就把你留在这儿了，纳粹卫队会发现你，把你抓走。”她这是在跟谁开玩笑啊？克拉拉根本不可能把才 11 岁的弟弟留在布拉格街头。

彼得低着头，拖着脚步。克拉拉沮丧地扫了他一眼。他在同龄人中，算是个小个儿，瘦骨嶙峋的。他大大的绿眼睛，目光经常游移不定，甚至看上去像是不高兴。彼得就是这么个不出声的孩子，一点都不像克拉拉。13 岁的克拉拉从来都不会这样闷声不响。克拉拉的父母都经常感到诧异，这俩孩子怎么生得天差地别的，就像不是一个家里出来的。彼得又瘦又苍白，而克拉拉在一头棕色的鬈发下，深色的眼睛奕奕有神。还有，就是彼得的脾气，他会没来由地突然发作，又一下子就平息了。彼得是个“复杂的孩子”，这是家里人对他的评价。

爸爸有时候都开玩笑说，“我们要是有个孩子，有点儿像你，又有点儿像彼得，你想想那该是个多完美的孩子。”克拉拉并不在意爸爸的玩笑。她愿意自己就是她自己，对什么事都直来直去的。她可不愿意一副严肃安静的样子。这种性子就留给彼得吧，她想着，一边又拽住他的手，往靠街边的地方拉。

克拉拉走这条路往返市中心，都快有几百次，说不定有几千次了。她都不用抬头，就知道每一栋房子。先是走过街中心的公立学校。都有三年了，布拉格的公立学校禁止克拉拉和其他的犹太孩子上学。——她不能和其他基督徒家庭的小朋友交往，也已经有三年了。这段时间，她就上现在的犹太人学校，在那儿她还能看到她的犹太小朋友。克拉拉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要延续多久。克拉拉想，她原来的公立学校的朋友们，现在大概在上数学课吧？或者是历史课？二楼的一个窗口，一阵管弦乐队的音乐声奏响起来。那是在为学校的集会，或者在为下一个演奏会排练。操场上，一群学生正在转着膝盖，那是在上体育课。



过了学校，就是犹太教会堂，那房子现在已经荒废了。这里曾经是他们一家热情的宗教生活中心。如今，门给木板钉死了。前面的围墙上，还有什么人用大写的字母，刷上了“犹太人滚出去”的标语。犹太教会堂旁边是公园。有过多少次？克拉拉从星期六早上的布道会上溜出来，和朋友们一起在公园里散步。那儿有棵老橡树，它的主干从底下就分开了。克拉拉的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她和彼得拍照，总是让他们坐在这棵树上。他们老说，这可真是个拍照的好地方。这些照片现在都收在家庭相册里，就像是一个记录，记着他们一年年的成长和变化。现在，公园已经不再对犹太人开放了。

那些商店，曾是那么熟悉和诱人，现在走过它们，克拉拉只觉得沮丧。以前，克拉拉和她的朋友们，每周至少要到克兰太太的面包房里去一次，买些甜甜圈。现在，关门了。肉店也是同样的，那是考夫曼先生开的店，犹太家庭都上那儿去买符合他们宗教规定的洁净的肉。纳粹规定，犹太人不准拥有私人企业，逼得这些小店主都关了门。再说，假如谁也不来上门买东西，商店开着又有什么好处？至于那些不是犹太人开的店铺，花店啊，蜡烛店啊，服装店啊，都还开着。可是大门上都挂着写得清清楚楚的牌子：禁止犹太人入内！

克拉拉最想念那个蜡烛店了。谢波克太太总是拿出一些糖来，分送给那些上学路过的孩子们。她会说：“这是给我的小甜心们准备的糖。”后来，克拉拉再走过她的商店，她连看都不看克拉拉一眼。

自从纳粹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占领布拉格，克拉拉一家，以及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家庭，他们的生活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记得以前，上街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去市中心就像是一次有趣的探险。可是，这种日子似乎是久远的过去了。自从 4 年前，签定

了慕尼黑协议，就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交给了由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统治的德国。尽管有这个协议，欧洲战争还是在1939年爆发了。当时德国人侵波兰，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北部和东部。希特勒是一个野蛮而没有心肝的首领，他仇恨犹太人，要他们为德国人遇到的一切困境和不幸承担责任，并且接受惩罚。他把经济失败、贫穷和失业，都没有理由地归罪到犹太人头上。自从入侵波兰，那些针对犹太人的限制和规则，普遍在纳粹占领区实行，而且几乎天天有新的花样。

差不多就在克拉拉被禁止上公立学校的同时，克拉拉的父亲，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他原来是在附近的一家医院上班，也从他的工作岗位上被解雇了。幸运的是，至少现在他还能在犹太人的诊所工作。克拉拉和别的犹太人，都必须在外衣上戴一个黄色的大卫之星的标志，以标明犹太人的种族身份。当你一旦戴带上这个六角星，那些基督徒的邻居，比如诺伐克太太，就不再和你说话了。他们害怕危及自己的安全。只不过是一个星期前，克拉拉还亲眼看到，一帮青年暴徒欺负一个犹太老人，诺伐克先生上去打抱不平。结果警察赶来，把诺伐克先生和那个犹太老人都一起抓走了。重要的犹太人领袖，都逐步被逮捕和送走。谁也不知道他们给送到哪儿去了。犹太人的房产主，都被勒令向当局交出他们的财物，就像毛皮、珠宝、衣料、银器什么的。每次出来一条新的法令，克拉拉总是强使自己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了。她的父母也老是试着向她保证，不可能更糟糕了。可是，一天天过去，日子越来越难过。

“只剩一个街区，我们就到家了。”克拉拉不由地伸手搂住弟弟。他却挣开姐姐，飞跑着冲向家的方向。克拉拉一边追上去一边想，现在他倒跑起来了。跑着转过街角，他们比着看谁能先到家。克拉拉想，别看他小，真要跑起来，还快着呢！彼得拉开大铁门，一





跳两级地上了楼梯。克拉拉只能跟在后面。

刚进门，克拉拉就发现不对劲儿，她觉着又有麻烦了。父母默默地站在客厅的大门边，一声不响的，在一起看爸爸手里捏着的一张纸。

“这是什么啊，爸爸？”克拉拉焦急地问道，“出什么事儿了？”妈妈看上去很紧张。她张了张嘴，竟什么也没说出来。相反，她垂下头，回避着孩子的目光，似乎是让爸爸来回答。

“这是一张通知。——一个新的规定，”爸爸有点结巴了。“我们被限令离开这儿。”

“您是说我们要出门旅行？”彼得也开始问了。他瞪着又大又圆的眼睛，还紧张的在嘴里嚼着衬衣的一角，这还是他小时候留下的习惯。

“假如你说的是度假，我恐怕得回答说，不是的。”爸爸看着两个孩子，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彼得，我们是被限令离开我们的家。我们要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住。”彼得发出一声尖锐的喘息。这时，克拉拉还在试图弄明白自己听到的话。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我们要去哪儿，爸爸？”克拉拉问道。

“在布拉格的 60 公里之外。纳粹已经在那里弄了个地方，专门给布拉格和其他城市的犹太人住。那是个小镇，有围墙围住。在那儿，我们犹太人和其他人就隔开了。他们把这样的地方叫做‘集中居住区’。通知上说，我们在那儿会有一个家，还是可以正常生活。那小镇叫特莱津”。

特莱津，克拉拉念叨着这个地名。她模模糊糊地想起，这好像是历史课上提到过的地方。那个镇子好像是个要塞，还是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在 2 百年前建造的。她记得那个要塞是为了抵挡侵略者、防卫布拉格才建立的。现在，要强令他们一家离开自己的家，去那么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什么时候非走不可，爸爸？”彼得问道。他的声音是那么轻，克拉拉几乎听不清他的话。

“1943年3月14日，两天之后，”妈妈回答，她好像还记得通知上的日期。她绝望地环顾四周看着这个家。“先收拾什么呢？”她看着墙上的那些画，当初选购每张画的时候，都是喜欢得不得了。她又看着壁炉架上的瓷雕像，那还是自己结婚的时候得到的礼物。“我们带些什么东西走呢？”她一边问，一边又看着前房的那个大书架。妈妈原来是在图书馆工作，喜欢读书，那么些年来，她逐渐积攒、收藏了一大批她特别舍不得的珍版书。

“妈妈，怕是带不了多少东西，”爸爸回答说，“只容许我们带4件行李，总共50公斤。”

“那我们把什么留下来呢？”泪水在妈妈的眼睛里打转。

什么都得留下，克拉拉想。家、朋友、亲戚、邻居、衣服、纪念品，所有她能想到的东西，所有使她感到亲切和安全的一切，都得留下。克拉拉转过身，彼得已经冲向他自己的卧室，在身后重重地甩上了门。他们都能听到，彼得在屋子里生气地闷声哭泣。

“来吧，妈妈，克拉拉，”爸爸说，他摘下眼镜，擦拭着自己的眼睛，“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第二 章

搬 家 的 日 子

“克拉拉，叫你三次了，醒醒！已经3点了。你知道我们得马上去火车站。”克拉拉的母亲再一次弯下腰去，推着她的女儿。她真是很无奈，克拉拉就是不起来。

“再睡5分钟，”克拉拉在被子下面嘟囔了一句，“你让我再睡5分钟，我保证起来。”

在她房间温暖和黑暗的深处，克拉拉迷失在她有生以来最好的一个梦境中。她不想醒来。在梦中，她变成一只小鸟，飞翔在她亲爱的布拉格的上空，俯瞰着那些美丽的建筑、雕塑和公园。在她下面，伏尔塔瓦河的河水飞快地流向查尔斯桥。在那儿，好多人在那里闲逛，时不时地停下来，看艺术家对着布拉格城堡写生，听街头音乐家表演，人们给他们一些零钱。河边盛开着鲜花。她还飞翔着穿过微风吹拂的、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庭院小径，还经过竖立在广场上的圣·温塞斯拉斯的雕像。她好像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城市的美丽，而克拉拉感觉自己是多么自由自在。走出梦境，她就像被猛力地拉了一下，砰地跌落到地面、回到现实之中。

“克拉拉，现在就起来！”妈妈再叫了一次。克拉拉重重叹了口气。

口气，翻身下床，这是她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早晨。她的手提箱已经收拾好了。除了梳洗一下，穿衣服，走之前吃点东西，她没什么别的事要做。

克拉拉看着椅子上的一摞衣服，开始穿上三条短裤、两双长袜、两件衬衣、两件宽松的上衣、三件毛衣和一件外衣。这是妈妈的主意，在家庭行李的限量之外，再多带一些衣服。

克拉拉穿完衣服，朝镜子里看看，试图理顺她长长的蜷曲黑发，可是没有成功。她讨厌自己的天生鬈发。她的头发怎么不像妈妈那样直，或者，至少可以像彼得那样，是一头金发。当她在镜子里注视自己，她的眼睛眨巴着，在那个新地方，她会遇到谁？她有些好奇。克拉拉熟悉好些被驱离布拉格的犹太人。她曾经看着许多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接到类似的通知，被迫离家。可不知怎么搞的，她还是一直相信，这种事绝对不可能落到自己家里。战争期间，克拉拉的父亲作为医生，能给家里提供一些额外保护。布拉格总是需要医生的，就算是只给犹太人看病，也还是需要的。

“这真是荒唐，”克拉拉穿完衣服，大声说，“看上去像是我一下子胖了5公斤。”

当克拉拉上饭桌，和家里人一起，在盘子里吃他们最后一顿饭时，妈妈对她说，“这很要紧的，我们也不知道要在那儿待多久。所以，只能尽量多带衣服。”她催着克拉拉多吃一个夹着奶酪的面包卷，赶紧把茶喝完。

妈妈的语调很坚定，可她的眼神显得疲惫而哀伤。在最后两天里，妈妈神情迷乱地转来转去。克拉拉看到她站在家庭合影面前，完全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爸爸妈妈自从结婚就一直住在这个公寓里，失去它简直就像失去了一个家庭成员。

“彼得，”爸爸在说，“你收拾完了没有？”彼得不出声地点点头，看上去比平时更郁闷了。

